

# 彭德怀大传

这就是彭德怀



下

郭晨◎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## 第二十二章

日寇发动“毁灭扫荡”，见人即杀，见屋即烧。彭德怀犟劲上来了，对刘伯承发了火，下死令：“拼光了，也要把关家垸拿下！”彭德怀两个弟弟被国民党特务杀害。”

### 1

秋收时节。太行山的柿树挂满了金色的柿子，满山也已披金挂彩，大自然依旧奉献着自己的丰硕。

傍晚，彭德怀从砖壁村总部作战室的院子里走出来，一脸忧郁。他的脸膛因日晒变得黝黑，身上的灰布军装早褪了颜色。军装旧了、破了，打上补丁，仍然束扎得整整齐齐。他望望树下的大石碾盘，拉碾的毛驴已卸下牵走，碾盘上的粮食也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再望望坡上坡下，静悄悄的看不到人，只有民兵在村口放哨。

他确信群众已经撤离了，便下令：“总部机关向离这里十余里、地形更为隐蔽险要的石门村转移！”

左权：“总部转移，意味着百团大战艰苦的第三阶段——反扫荡作战开始了！”

彭德怀感慨道：“结束第二阶段作战才4天，八路军没有得到休整补充，即转入反扫荡作战。我们的军民太苦啦！”

在绵绵秋雨中，北方局和总部机关转移行军，坡陡路滑，有的人不顾泥泞，蹲下来从坡上向下溜。

左权边走边向彭德怀报告敌情：在八路军第一期破袭中，受到最惨重打



击的敌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五六千人充当了“扫荡”的先锋，由旅团长片山带领，向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活动的中心地区武乡、辽县进攻。片山恼恨之余，又增兵沿清漳河岸，进行所谓“毁灭扫荡”。寇兵所到之处，见人即杀，见屋即烧，见粮即抢，企图变我根据地为焦土。

这一股窜进根据地的日军，惨无人道，禽兽不如。10月18日，日军一部400多人窜至麻田峪村，将全村房屋付之一炬，杀死村民40多人。10月22日，日军11大队在武乡双舍村捉到村民31人，全部捆绑后投掷于村头水井中，无一生还。10月23日，日军途经涉县河头村时，捉住母子2人，日寇用刺刀逼迫其子奸辱其母，日寇团团围住鼓掌取乐……

听到日寇这些神人共愤的罪行，彭德怀怒不可遏，由此萌发兜住一股日军将其全歼的想法。他问左权：“民众受害极大啊！不知总部兵工厂情况如何？”

左权：“遵照你的命令，把总部特务团的一个营放在那里，以一个连的兵力把守着南面的门户瓮屹廊，敌人轻易是进不去的。”

“不能大意哟，那可是咱们的宝贝！”

“是啊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月产400余枝步枪和大量枪弹的兵工厂了。蒋介石、阎锡山一向以少发武器弹药，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，只有靠自己生产了。”

日军第四混成旅之冈崎大队，在冈崎率领下窜犯总部的水腰兵工厂，已经窜进了瓮屹廊山谷。

水腰兵工厂设在太行山脊黎城县的黄烟洞岩谷之中，四面险峰环抱，只南面绝壁开一天然裂缝，叫瓮屹廊。

冈崎率兵寻找八路军是懵懵懂懂撞进瓮屹廊的。一士兵指着大山拐弯处的密林说：“那里，那里有一条很细狭的山缝，可能是八路躲藏的地方。”

一个眼尖的士兵指着刻在山崖上的三个大字喊：“长官，看，有字！”

冈崎抬头一看，结结巴巴念：“瓮—屹—廊，瓮屹廊的什么的干活？”他转着眼珠，“马上发报，告诉片山旅团长，冈崎大队未遇抵抗，已经占领了天险瓮屹廊！”

片山旅团长住在山中一地主房舍，脚穿木屐，光着上身，双手抚着桌子审视地图。一个日军士兵为他擦背。

参谋长德江叫喊着“冈崎的急电！”走了进来。



“念!”片山命令。

德江念道：“今日下午，冈崎大队未遇抵抗，占领天险瓮屹廊。”

片山喃喃自语：“未遇抵抗？瓮屹廊？”说着，扑到地图跟前搜寻。

片山在地上踱着，思索着说：“扫荡至今，处处扑空，好不容易抓住根线头，岂能轻易放过。回电：迅速查明敌情，奋力进攻！”

德江欲出，片山又说：“要冈崎寻找八路机关的线索！我率6000之众，深入他的高级指挥机关所在地清漳河两岸，反复捕捉，而他的北方局、八路总部、129师指挥部都是规模很大的，竟然无影无踪，是我无能吗？”

德江：“不，长官，这里地势险要，八路的狡猾……”

片山挥手：“去吧！”

## 2

彭德怀骑着匹大黑骡子，怒气冲冲地冲进石门村来，进了总部临时指挥所，未等迎出来的左权开口，就如一头激怒的雄狮，厉声责问：“知道吗，瓮屹廊丢啦！”

左权有意向彭的怒火浇冷水，冷静地说：“情况我都知道了，我已命令总部军法处和特务团团长达致富去查处了。还调14团赶去配合特务团，严密监视冈崎大队的动向，坚决保卫水腰子兵工厂的安全。”

彭德怀怒气冲天地高喊：“晚啦，同志哥！把狼放进门来再赶出去，谈何容易！”

左权倒了一缸子水给彭德怀，彭德怀挥手一挡，继续来回走动。开水泼了左权一手，左权放下缸子，一边擦手，一边笑着说：“不要着急嘛，彭总！从敌人占领瓮屹廊以后的动向看，他们并不知道那里有我们的兵工厂。”

彭德怀怒气未减，大叫：“那是侥幸！我们总部特务团里，居然出现被敌人吓破胆，临阵脱逃的连长，这是犯罪！给八路军丢人！给共产党丢人！情况查清楚以后，一定要枪毙这个连长！狗娘养的！”彭德怀骂开了，一拳头砸在桌子上，震得桌子上的茶缸跳了三跳。

左权：“不抵抗就放弃阵地，应该枪毙！”

彭德怀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一定要教训这个胆敢闯进门来的狗屁冈崎



大队!”

左权见彭德怀的怒气有所消解,拉了他一把,让他坐在石桌上,递上那杯水,顺着彭德怀的思路说:“冈崎大队原属36师团,是刚从华中调来归片山指挥的,他没有遭遇过我们的打击,所以非常骄横残暴。”

彭德怀将茶缸往桌上一墩:“越是这样,越要重重地惩罚这个狗娘养的!”

王政柱拿着份电报走进来:“彭总,欧致富来电报了!”

彭德怀:“快念!”

王政柱:“瓮屹廊守备连连长畏敌逃跑,后果严重,已按军法处决。”

彭、左听罢都未做声。

王政柱继续读电报:“冈崎大队占领瓮屹廊后,未敢向我纵深进击。在我军严密监视和日夜骚扰之下,已呈困顿之势,今日凌晨,已开始向北转移。”

左权:“冈崎要逃?”

彭德怀一拍桌子站起:“不能让他狗娘养的逃掉!”

左权:“我判断,他是想夺道武乡,退回沁县。”

彭德怀喝了一口水:“参谋长,你想个办法,将冈崎引诱到蟠龙、关家垵一带,我就可以吃掉他。我马上去找刘伯承、陈赓、薄一波。”

彭德怀走到门口,又返身对左权说:“从现在起,总部的电台停止发报,造成我总部已经失踪的假象。”

八路军总部电台信号突然消失后,深入太行腹地的片山对参谋长德江说:“急电冈崎,查清彭德怀的去向。”

受到打击正从瓮屹廊撤退的冈崎,接到片山电报不屑说:“中国这么大,我到哪去找彭德怀?不理他,明天占领关家垵。”

冈崎不理睬,片山在旅团指挥部急得团团转。

片山:“失去了八路军总部的踪迹,部队很混乱啊。彭德怀是不是逃往晋西北了?发电多田骏长官!”

在北平铁狮子胡同日军总部里,华北敌酋多田骏坚持自己的看法:“彭德怀绝对不会离开太行山。所谓逃往晋西北的传言,纯粹是无稽之谈。继续在太行山搜捕!”

参谋长笠原幸雄:“是!我即发电片山旅团长。”





彭德怀裹着绑腿,身披一件土黄色短皮外套,跨下一匹大黑骡,后随四五骑,从129师驻处南面山头上飞奔下去。一面下坡,一面咆哮:“……杀人放火,还了得!坚决消灭冈崎这一路敌人!”

他一踏进386旅指挥所的门就抓起电话:“我要薄一波!”

只听薄一波在电话中说:“我是薄一波……哦,彭总,你好哇,老总呵,是不是又瞅准好机会啦,哦,好!”

彭德怀:“你们的25团和38团,对,决死一纵队全部参加。你马上召开纵队党委会,坚决完成好关家垴战斗任务。”

彭德怀放下电话,很兴奋地向旅长陈赓说:“薄一波同志很痛快,决心也很大,决死一纵要披挂上阵了。”

陈赓说,“这回吃到的可是一块肥肉。”

说到“吃”,彭德怀才说:“你这个陈赓,来到你386旅,怎么,让我饿着肚子呀!”

陈赓吞吞吐吐:“没法请你吃。”

彭德怀:“什么宴席没法请我吃?”

陈赓坦白说:“我们几个旅首长凑钱买了点肉,一个多月没闻肉味了。”

彭德怀笑了:“就你狗日的败坏我名声,到处说我彭德怀不知道肉好吃。”

陈赓也笑了:“挨你剋太多嘛。”

“你们凑的钱,我怎么不敢吃?”

“敢吃就走,吃了不许骂人。”

彭德怀跟陈赓朝伙房走去。彭边走边气愤说:“陈赓,我沿途亲眼看到,敌人这次进攻,较前更残酷,见人就杀,见屋就烧,所有粮食一概烧尽啊!”

陈赓:“到了狠狠教训敌人的时候了!”

吃罢饭,天已经大黑了,月亮也从山后面悄悄升起来,照得四周朦朦胧胧。彭德怀在旅指挥所端着蜡烛察看地图。

陈赓进门就说:“彭总,真让人气愤!”

彭德怀放下蜡烛,收起地图,看着陈赓:“怎么了?”

陈赓愤愤说:“国民党军政部通知西安办事处,奉何应钦命令,停发八路军的经费和武器弹药,这个月欠的20万元也不给了。”



彭德怀目不转睛地看着陈赓,抑制着愤怒问道:“你是怎么知道的?”

陈赓说:“是林伯渠同志派人从西安送信来的,左权参谋长让他来这找你。”

“人呢?”彭德怀问。

陈赓:“他很疲劳,我让他休息了。有一封信在这儿。”

彭德怀:“拿来!”

陈赓手没有伸出来,犹犹豫豫吞吞吐吐说:“你……你还是不要……不要看吧,等左权参谋长来了再说。”

彭德怀有点疑惑,问:“出了什么事,快把信给我!”

陈赓慢腾腾地从衣袋里掏出信来,沉痛地说:“就在前些天,10月4日晚上,国民党特务闯进你湖南老家,彭家围子,把你的两个弟弟彭金华、彭荣华给杀害了!”

彭德怀听了轻轻地“呵”了一声,接过信,半天没有展开,手直颤抖。

原来,彭金华从延安回到家乡湘潭后,与区委取得了联系,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,先后培养了30多名思想进步的青年,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。

1939年5月,彭荣华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0月,正式成立中共彭家围子支部委员会,彭金华任支部书记,彭荣华任副书记。经过半年的努力,共产党员发展了13名,在抗日英雄彭德怀的家乡,烧起了一把抗日救亡的烈火。

1940年10月4日,夜漆黑黑的,人们都在沉睡中。国民党湘潭株洲警备部派兵包围了彭家围子。

一阵紧似一阵的狗吠声,杂乱的脚步声,惊醒了睡在东屋的彭荣华。他警觉地打开后屋大门,正欲冲出,被隐蔽在暗处的敌人开枪射倒。他手捂伤口挣扎站起,又连遭数枪,倒在了血泊之中,暴徒又向他连捅数刀。他牺牲时年仅38岁。他的媳妇龙国英被打成重伤致残。

住在西屋的彭金华听到枪声急忙起身,将支部党员名册和文件点燃,待敌人冲进屋内,已是一堆纸灰。彭金华被五花大绑押走,押解到湘潭十二总后街陶公祠内,受尽毒刑,一字不露。6天后,年仅40岁的彭金华被敌人杀害在易家湾凤形山的龙骨坡。

乡里人沉痛悼念他们兄弟,赞誉说:“兄弟两人的革命气节同龙骨一样,融于一体了!”



彭德怀两眼冒火,额角青筋暴涨,拿着信件发呆。

陈赓激愤说:“停发军饷弹药,残害抗日将领的家属,这就是国民党对百团大战胜利的嘉奖!这就是对抗日统帅的表彰,哼!蒋介石这个王八蛋,当初我真不该从火线上把他救下来!这笔账,总有一天要算的。”

彭德怀木木地坐在椅子上,向陈赓挥挥手说:“你忙去吧,让我独自待一会儿。”陈赓悄悄地退了出来。

月光照进了窗棂,灯苗儿一闪一跳,夜很静。彭德怀展开信读着、读着,两行热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

门开了。彭德怀忙擦干眼泪,扭身一看,王政柱站在身后。王政柱兴奋地说:“老总,好消息,左权参谋长硬是把冈崎大队引到蟠龙、关家垴去了。”

彭德怀惊喜地说:“消息确实?”

王政柱点头:“左参谋长刚刚派人送来的消息。”

彭德怀立即穿衣系皮带,吩咐警卫员:“快去备马,回总部!”又对王说:“王政柱,马上把陈赓找来!”

陈赓一脚踏了进来。

彭德怀脸色严肃,说:“陈赓,马上命令你的部队,完成对冈崎大队的包围,不准放他跑了!”说完欲走,又扭回头来补充一句:“把我的意图转告刘、邓,立即派部队跟踪冈崎大队,我来不及和他们通话了。”

说罢走出房门。陈赓追出来,吩咐身旁的一位参谋道:“吴参谋,快派一个骑兵班送送老总。”

子夜时分。彭德怀等一行快马回到了武乡石门村,一走进指挥所,衣带未解,就向正在等着他的左权口述命令:以129师386旅之一部和10旅之一部,组成右翼攻击集团,由刘伯承、邓小平指挥;以129师386旅之一部和决死一纵队25团、38团组成左翼攻击集团,由陈赓指挥;总部特务团和警卫连、山炮连由我直接指挥,配合左右翼攻击集团,于30日晨6时向关家垴之敌发起攻击。

接着又对站在身后的王政柱说:电令冀南、冀中、太岳、吕梁、晋中之各部队,立即向敌之铁路、公路及部分重要据点发动破击,并组织有力部队阻击各路增援之敌,保证关家垴战斗的胜利。

彭德怀口述完上述命令后,把皮带往炕上一扔,疲倦地坐了下来。王政柱记下战令出去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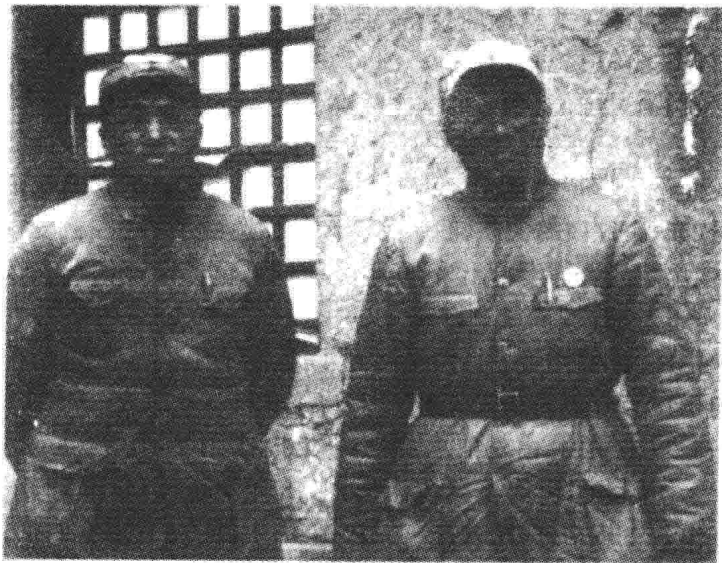
彭德怀问左权：“敌人方面有什么动向？”

左权指着墙上的地图：“敌人也在忙着调兵遣将，准备和我决战，潞安之36师团，汾阳之16旅团，太原之第9旅团，阳泉之第4旅团各部，现在正日夜兼程向关家垴合击。所以，关家垴战役从广义来说，是个敌我兵力集中的大战役。”

彭德怀轻蔑地一笑：“等他们赶来，黄花菜都凉了！我是下了决心的！”

武乡县蟠龙镇四面环山，山峰壁立万仞。群山环抱中的小镇子，破旧的房舍星罗棋布。

骄悍蛮横的冈崎，站在蟠龙镇西边关家垴的高坡上，放下望远镜冷笑一声说，我梦寐以求的决战时机到了！关家垴三面断崖，只有一条窄路通向高处，易守难攻，这正是我冈崎建功立业，一展雄心的地方。哼！土八路，土八路，你用尸体来铺路吧！



朱德总司令、彭德怀副总司令在晋东南武乡县王家峪合影

冈崎对参谋命令：“向片山旅团长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发报：希望各方火速向关家垴靠拢，合击八路军！”



### 3

1940年10月30日,关家垴战幕正式拉开。

日军6架飞机盘旋在关家垴上空,机声轰鸣在山区深秋的天空,格外震耳慑人。

关家垴敌军阵地上炮火连天,硝烟弥漫。我攻击部队高举红旗在弹雨硝烟中向前奋进。

敌机尖叫着轮番俯冲,关家垴阵地前腾起一柱柱黑烟。炸弹不断爆炸,机枪不停扫射。双方打得昏天黑地。

弹雨瓢泼,战士们纷纷在弹火中倒下,进攻的队伍退下来了。敌军阵地上迫击炮、掷弹筒仍在不停地向后退的八路军袭击。

傍晚。山头上,萧瑟秋风里,决死队的战士们穿着单军衣,坐在背风的山坳里,焦急等待任务。

彭德怀一阵风来到队伍前面,炯炯有神的眼睛环视战士们一遍,大声问:“同志们,你们决死队要向谁决死呀?”

“向日本鬼子!”响彻河谷的声音,压过了前线重机枪的吼叫。

彭德怀满意地笑了,用手指着关家垴说:“前面打枪的地方,有一千多日本鬼子被我们包围了。我们今天要消灭他们,你们就是要向他们去决死!”

战士们哇哇叫着站在彭德怀的面前。

彭德怀又形象地鼓动:“我们抗日根据地有条规定,凡是没有带路条的人,就不能让他走。这股敌人就没有带路条,被我军截击在关家垴了。我们绝不能让他们走掉!”

战士齐声吼:“不带路条不准走,消灭他们!”

彭德怀一挥手,战士们冲了下去。

在离关家垴不远的一条山凹里,刘、邓指挥所伪装得很巧妙。山凹进去是一条深洞,山凹外面野草覆盖了一切,除了瞭望孔以外,从外面看去,这儿就是个荒草坡。

邓小平放下望远镜说:“打得激烈残酷啊!”

电话响了,刘伯承拿起话筒高喊:“什么叫杀红了眼?陈赓,你指挥员是



干什么的？马上命令进攻的队伍隐蔽，等敌机飞走以后再组织进攻！”

傍晚。彭德怀光着脑袋，放下望远镜，在他的指挥所里喊：“命令炮兵连，把敌人的迫击炮、右侧的重机枪打掉！”

王政柱急忙摇电话通知炮兵连。

我军的大炮发言了。炮弹带着尖利的呼啸在敌军阵地炸开，在烟雾的掩护下，我军又一次发起了攻击。

过了几分钟，进攻的我军又潮水般的退下来了。

彭德怀在指挥所急眼了，戴起帽子，一猫腰，钻出指挥所，沿着交通壕向前急跑。

王政柱急了，扯破嗓子喊：“彭总，回来，回来！”

彭德怀不理，如离弦之箭继续向前飞去。

硝烟弥漫，子弹在他的前后左右飞来飞去，随便哪颗飞歪一点就会要他的命。彭德怀还是不顾一切地向前跑去。

王政柱在指挥所内急得抓耳挠腮，又不敢离开，急忙给刘、邓的前沿指挥所打电话说：“彭总上前边去了，我喊不住，怎么办？”

在刘、邓的前线指挥所里，刘伯承握着话筒，满头冒汗：“乱弹琴！”

他放下电话命令身边的一个参谋说：“彭老总……他在前沿，你去把他拉下来……”

那个瘦小的参谋有点为难：“我……拉彭总？”

刘伯承急了：“你去叫总部警卫连长邱石宝，他力气大，把老彭拉下来，他要发火，就说刘、邓让你们这样干的！”

有了尚方宝剑，参谋胆子大了点，跑了出去。

可彭德怀这时候胆大包天。他来到距离关家垵只有500米的阵地前，背靠着壕沟的土壁，一条右腿伸出去，弓蹬在壕沟前面的土壁上，蹬得土壁“索索”掉土，双手举起望远镜，目中无敌地向敌人阵地仔细观察着。

这时候，《新华日报》的随军摄影记者徐肖冰大着胆子跑来了，举起了照相机“喀嚓”一声，留下了这难忘的历史瞬间。

邱石宝和那个瘦小的参谋跑来了，老远就喊：“彭总，快下去！危险！”

彭德怀仍举着望远镜观察，说：“危险个屁！这里看得清楚，便于指挥！”

邱石宝大吼一声：“下去！”

彭德怀一愣扫了他一眼：“娘的，你对老子好凶哟！”仍然不动。飞来的



子弹打在他周围的土壁上,尘土飞溅。

邱石宝急得抓耳朵,瘦个参谋说:“动手!”二人不由分说动了武,架起彭德怀就走。

彭德怀挣扎不脱,火了,奋力甩开二人,说:“胡闹,谁让你们绑架司令员?反了!”

邱石宝声音也很强硬:“刘伯承司令员、邓小平政委让我们这样干的!”

彭德怀不好发火了:“噢,是刘、邓,我听他们的!”

正说着一发炮弹呼啸而来,邱石宝急忙扑倒,把彭德怀压在身下。

这发炮弹在阵地前面的开阔地爆炸了,彭德怀站起来,拍拍身上的土,说:“听声音到不了这儿,你这块头像头熊压得我快喘不过气来了。”

邱石宝不知该说什么,只是咧着嘴笑。当了这么多年彭老总的警卫员,今天才尝到当警卫员的痛快。

彭对邱说:“邱石宝,你带警卫连上去,当尖刀!”

邱石宝高兴得很:“是!”

彭德怀回到前沿指挥所,发现左权参谋长黑着脸站在那里,用充满责备的目光望着他。彭德怀自知理屈,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,不好意思地看了左权一眼,问了一声:“嘿嘿……有什么新情况吗?”

左权不冷不热地扔过来一句:“新奇得很,八路军的前线总指挥找不见了!”

“我不好好的在这儿吗?”彭德怀扭过头来,憨厚地一笑,“嘿嘿……只此一次,下不为例,行吗?我的参谋长同志。”

“你呀!这话我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。”左权站在那里哭笑不得。

冈崎大队乘夜摸上了关家垴高地。这块高地三面断崖,只有一条很窄的坡路通向顶处。敌人凭据垴顶的窑洞顽抗,让八路军没抓挠处。

八路军指战员喊着“为牺牲的战友和老百姓复仇”的口号,冒着飞机的投弹扫射和由垴顶倾泻的火力向上冲锋。自下而上的火力显然弱于自上而下的火力。

关家垴山坡上,左权正对出征的警卫连作动员:“关家垴战役打了两天两夜,已到了关键时刻,不能让敌人拼死待援。养兵千日,用兵一朝,你们要勇不可当地冲上去,解决战斗!”

邱石宝响亮回答:“是!”



邱石宝率队从彭德怀面前走过,向他行注目礼。

彭严肃地目送他们,喊道:“打出井冈山老红军的样子来!”

邱石宝回头甩出一句:“彭总,我啥时候丢过你的人!”

拂晓时分,当天际刚刚露出一线鱼肚白的时候,我军决战的冲锋号吹响了。

敌机轰炸,双方大炮互射。关家垴主阵地前,我军尸体一片一片倒下去,敌人的几挺重机枪以强大的火力,压得我军战士抬不起头来。

在彭德怀指挥所和刘、邓指挥所之间,围绕着“怎样打”的问题,却发生了一场未见面的争执。

彭德怀手持电话对刘伯承说:“伯承,趁敌人立足未稳,要不失时机地进攻敌阵地,发起全面攻势。”

刘伯承在电话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:“硬攻徒增加伤亡,不如打开一个口子把敌人放出去,我军在半路设伏围歼。”

“不!”彭德怀的态度很坚决,“坚决攻上去!”

刘伯承克制着说:“老彭,你再考虑一下……”

在386旅指挥所,担任主力的陈赓也急了,在电话中喊:“彭总!不能这样打。”

彭德怀手持着电话没有回答。

陈赓在电话里叫:“敌人居高临下,他们火力很强,打我们很容易,我们却打不着他们,又没有足够的炮火。”

彭德怀吼道:“你说怎么打?把冈崎放下山来打伏击吗?四面八方敌人的援兵就要到了,到哪里去设置伏击圈,不要动摇,一鼓作气攻上去!”

陈赓:“这样打,代价太大啦!”

彭德怀严厉地命令:“拼光了也要把关家垴拿下!”

陈赓电话中的声音都有点颤抖了:“彭总呀,你要冷静,现在拼了,今后怎么办?”

彭德怀压住火气说硬话:“不能打硬仗的军队,以后也没有前途!”

彭德怀显然没有说服陈赓,陈还想说什么,彭德怀在电话中更严厉地说:“服从命令!”

陈赓摔了电话,跟耍了蛮的彭老总还有什么话好说呢。

但是,彭德怀指挥所与刘、邓指挥所之间的争执却在升级。刘伯承的电



话又打来了：“老彭，应该停止攻击！”

彭德怀在电话中说：“冈崎的人已经剩不多了，我们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，应该一鼓作气坚决消灭他！”

刘伯承说：“我的彭副总呵，这种牛抵角的作战，我们赔不起呀！可否暂时撤围……”

“不！”彭手掐虎口，耐着性子：“我的老兄，敌人援兵正在逼近，一旦放虎下山，他立刻就会得到援兵的接应，那将前功尽弃。”

刘伯承大声说：“那就以后再收拾他！关家埡的地形对我不利，我军伤亡太大了。这一仗，我不同意再打！”

彭德怀火了，在电话中喊：“一定要打！”

刘伯承不服气地顶撞：“你这是赌气，蛮干！”

彭德怀毫不让步：“意见可以保留，命令不能改变！”

左权在一旁听得急了，提醒说：“彭总别发火！”

电话中的刘伯承也火了：“老彭，你别犯犟，冷静点！”

彭德怀冷静不下来：“再过半小时，向关家埡发起最后攻击，拿不下关家埡，我就撤销你的129师番号！”他“啪”地扣死电话。

在那边，刘伯承也把耳机一扔，生气地说：“这个彭德怀！犟牛，犟起来要犟倒墙！”

邓小平问：“怎么办？”

刘伯承：“怎么办？服从命令！认真组织进攻。”

邓小平走近刘伯承身边，轻轻拍拍刘伯承肩膀，平静地说：“老彭是有英雄主义，但我认为，该打这一仗。”

邓小平出语不凡，刘伯承感到意外，不解地看着他的战友。

邓小平说：“不打这一仗，政治上损失太大喽！”

刘伯承扶了扶眼镜：“政治上？”

邓小平点了点头。刘伯承受到触动，低下头琢磨着这句话。

邓小平深思熟虑地说：“老彭虽然粗蛮了一点，但有他的道理。打仗嘛，说到底，是打政治，有些仗，看起来有便宜可讨，但政治上不利，有便宜也不能打！有些仗，明知道很难打，伤亡很大，甚至要吃亏，但政治上需要打，那也非打不可！我看关家埡这一仗就属于这一类，你考虑一下！”

刘伯承火气消了，深思着战友的这番话。





与此同时,左权却在指挥所严肃地批评彭德怀:“老总,你怎么能这样对刘师长说话?他是前线指挥员,又是老资格、有威望的将军,你竟威胁要撤掉英雄师的番号。你这样耍蛮,他受得了吗?”

“我一时昏了头。”彭德怀后悔不迭,“打完这一仗,我向刘师长赔礼道歉,他如果不原谅我,我就学廉颇去负荆请罪!”

“你呀!”左权为彭总的坦诚忍不住笑了。

## 4

下午4时,彭德怀亲自下令:“开炮!”

炮兵阵地的迫击炮连续不断地向敌人塙顶阵地轰击。

冲锋号悲壮地响了。

彭德怀又忘记了自己的“保证”,跑到前沿阵地去观察敌情。望远镜中,邱石宝率领尖兵连高举着红旗向顶峰冲击。

无数的战士倒下。无数的战士又接踵而上。

举红旗的战士跑在头里,接近主峰时,中弹倒下了。

彭德怀不由自主地“呵”了一声。

过了没几秒钟,他看见那杆红旗又飘扬着冲上去了!举旗的竟是“绑架”过他的邱石宝。邱石宝挥动一把大马刀,劈得敌人像麦秸秆般倒下。

彭德怀高喊:“打得好!这才像个样子!”

红旗终于插上主峰了。指战员们站在峰顶欢呼雀跃。

日军的尸体随处可见,东倒西歪,狼藉一片。有30名被押解的日军俘虏,一个个低着脑袋,无精打采地站在一株大树下。指战员们忙着打扫战场;枪支弹药扔得遍地都是。

这时候,关家塙狭窄的山道上,彭德怀、左权、王政柱等人走上来,刘伯承、邓小平、陈赓等赶忙迎上去。

彭德怀看到刘伯承,小跑上去,双手握住刘伯承的手说:“伯承,请你原谅,我给你道歉了。”说着,举手向刘伯承敬了个军礼。

刘伯承忙说:“我们是亲密的战友,道什么歉。我也有不对的地方,咱们总结经验教训吧!”



彭德怀扭头看陈赓时,陈正流着眼泪,看着一个又一个被抬下山去的死伤的战士。彭德怀鼻子发酸,哽咽地叫了一声:“陈赓同志!”

陈赓看看他,没有说话,低下头用袖子擦着脸上的泪水。

彭德怀一滴热泪不由自主地掉下来,仰头看着关家垴山顶飘扬的红旗,说:“陈赓同志,你的部队伤亡最大,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,我心里也不是滋味,也许我……嘿!这么多好同志都牺牲了。”

刘伯承走过来,拍拍陈赓的肩膀,说:“这些为抗日战争光荣牺牲的革命烈士,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的。”

发动关家垴战役遇到那么大的阻力,被自己的高级部属误解,战斗的结果也是损失惨重,彭德怀亦意识到自己有些刚愎,有些粗蛮,有必要向将领们作点解释。他袒露心迹说:“在‘扫荡’时,日军一般是一个加强营即一个大队附以伪军为一路,我总想寻机歼敌一路,使敌下次‘扫荡’不敢以大队为一路,使其‘扫荡’的时间间隔扩大,空隙增大,有利于我军民机动,从而增加我军的回旋余地。我这一想法大概不符合实际吧,使129师伤亡多了一些。”

关家垴战役虽然从战术上未必可取,但战略上看还是胜算。刘伯承理解地说:“这一仗有希望停止日军一个大队在根据地横冲直撞的局面。”

彭德怀得到了战友的理解,很高兴,又说:“我打关家垴战役,还有一个意图,八路军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力军,不但要会打游击,必要时,也得猛攻坚守,敢于啃硬骨头。”

邓小平:“你这个意图也实现了。所以我说关家垴这一仗不打,政治上损失太大。”

彭握紧了邓的手,感激地说:“小平,听了你这话,我比打了胜仗还痛快!”

湛蓝的晴空中,关家垴顶峰上的那面旗帜在迎风舒展。

连续作战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宣告结束。这一继平型关战斗更加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,总计进行了大小战斗1824次,毙伤日军20645人,伪军5155人,俘日军281人,伪军18400余人,拔除日伪据点2993个,缴获步马枪5400余枝,轻重机枪200余挺。破坏铁路948里,公路3000余里,桥梁、车站、隧道等260余处,破坏煤矿5所。在这次战役中,八路军亦付出了巨大的牺牲,伤亡22000余人。

## 第二十三章

彭德怀遇到了更老练更毒辣的对手——冈村宁次。打败了日军大将的“百万大战”，彭德怀成为了世界级军事家。

### 1

漫天的雪花，充盈宇宙的闪烁鳞片，使夜色变得凄迷。

彭德怀把那个掉瓷的茶缸端给来过“礼拜六”的妻子，里头有他砸好的核桃。他向做妇女工作的浦安修提了一个问题：“大学生，你看这里的人和王家峪的人，在气色上有什么不同？”

浦安修吃着核桃摇摇头。她是真正的大学生，而通过自学文化程度已很高，起草命令、文件挥洒自如的彭德怀只有私塾两年的“文凭”，所以在夫妻两人相对时，彭德怀称呼妻子“大学生”。他的怪问题把“大学生”考住了。

“这里的人脸色比砖壁、王家峪的要差些。这里的人脸发黄。武乡的大人孩子，脸孔都要红润一些。”彭自问自答。

“你一说，还真是这样，怎么回事呢？”浦安修问。

“你做群众工作，我正要请教你呢。”彭认真说下去，“我想这和吃饭的习惯有关，武乡人种豆，米汤里、盒子饭里喜欢放点豆。黄豆养分好，人的体质就好一些。辽县群众吃糠炒面，用柿子一和，营养太差了！要提倡群众种点豆。”

浦安修：“好，我就去发动群众种豆！”

外面刮起了风雪。彭德怀看着飞舞的雪花，思绪也飞舞起来，忽然想起了母亲，幽幽地对妻子说：“母亲的一生太苦了，没日没夜地忙碌，没有一餐